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1376号 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村里过年

放寒假了,想到儿子今年春节又是窝在家里,捧着电脑对着虚拟世界,眼镜度数日渐增大,心里充满了同情。忍不住跟闺蜜吐槽:“现在的小孩整日待在家多无聊,我们小时候在村里,那才叫过年。”

小时候盼过年,因为吃得好,有新衣服穿,可以尽情地玩耍。记得有一年,妈妈给我买了一件紫红色的呢绒大衣,领口一圈白毛,吸引了众多艳羡的目光,至今记忆深刻。

更小的时候,大年三十的傍晚,有的人家会将石灰装在圆底箩筐或篮子里,在屋里屋外的泥地上,用力一倾,留下一个个比碗略大的白色图案,名为围印。种田不易,辛苦一年就是为了谷物满仓,密密的围印寄托了老百姓渴望来年丰收的期望。现在,家家都是楼房水泥地,有些还铺了地砖、地板,围印已然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。当然,老百姓们早就衣食无忧,如何让生活品质更高才是现在的追求。

大年初一,起床跟父母拜个年,喜滋滋地将红包放入口袋,妈妈已将热腾腾的汤圆盛上了桌。吃过早饭,穿着新衣服出门,喊上堂弟一起去村里拜年。村头走到村尾,一户不落,进门说些“新年好、恭喜发财、万事如意”的吉祥话,每家或多或少都会给些“果子”,有糖、瓜子、花生、桃酥、雪片糕等,事先准备好的袋子很快就装满了,需中途送回去几次。拜年结束后,两人趴在二伯家的八仙桌上,你一个,我一个,每人分得两大袋。

过年要放炮仗,辞旧迎新。等大人点完长长的鞭炮,总有一些没有炸开还带着纸捻的散落在地,便成了我们的玩具。从家里带一支点着的棒香,弯腰低头,每家每户门口搜寻,看到了就赶紧下手。女孩爱惜新衣服,捡到使用手托着,男孩没有那么讲究,拾起来直接放入口袋,他们要的是手速快、捡得多的成就感。调皮的男孩趁大家不注意,迅速点燃一根扔到女孩脚下,突兀的炸响惊得她们高声尖叫、四下逃窜。还有更离谱的,将点燃的鞭炮扔在邻居的粪缸里。一旦有人起了头,其他人便不甘落

□靖江丁玲

芦蒿炒臭干

快过年了,脑袋空闲时总会想起年夜饭上的美味佳肴。很多南京人的饭桌上,除了鸡鸭鱼肉等荤菜和传统的什锦菜,芦蒿炒臭干亦是一道不可或缺的美味。

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一个冬季,上海铁路局教育工作会议在南京召开。一日早起,南昌的老房邀我到附近的菜场转转。看到青绿鲜嫩的芦蒿,我介绍这是南京特产,他却并不以为然,说南昌也有;我说这来自长江之中的八卦洲,他说鄱阳湖也盛产。问卖菜的,回答说是从云南空运而来,我愣愣然。芦蒿我从小吃到大,总以为就是南京特有的野菜,和老房的这段对话颠覆了我的固有认知。于是,我仔细地查阅相关资料,对芦蒿的“前世今生”有了多方面的了解。

芦蒿为菊科蒿属多年生的草本植物,生长于低海拔地区的河湖岸边与沼泽地带,在我国多地甚至境外均有分布。这样看来将芦蒿归为某地特产实为不妥。芦蒿早在古代已为人们食用,也曾用作祭品,《诗经·召南·采蘩》云:“于以采蘩?于沼于沚。于以用之?公侯之事。于以采蘩?于涧之中。”蘩为芦蒿的古名,诗句的大意是:去洲池和山涧采摘芦蒿,用作公侯祭祀。西晋文学家陆机在《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》里说:“蘩蒿,生食之,香而脆美,其叶又可蒸以为茹。”北宋文坛大家苏东坡为人熟知的“竹外桃花三两枝,春江水暖鸭先知。蒌蒿满地芦芽短,正是河豚欲上时”诗句,更是表达了芦蒿作为春蔬上品,为世人所喜爱之意。

我国各地芦蒿种类繁多,大致有水陆两种,虽形态相似,但水生的气味更为浓郁。据老房介绍,每到春季农人聚集在鄱阳湖边采摘这种被当地人称作“鄱阳湖的草,南昌人的宝”的野菜,江西人称之为“藜蒿”或“蒌蒿”。宋代江西诗派创始人黄庭坚多次在诗中提到蒌蒿。南宋闽籍文人林洪在《山家清供》一书中写到蒌蒿:旧客江西林山房书院,春时多食此菜。嫩茎去叶,汤焯,用油、盐、苦酒沃之为茹。或加以肉,香脆,良可爱。时至今日,大名鼎鼎的藜蒿炒腊肉已列为十大赣菜之首。

□南京周世青

后,挖空心思寻找更有“创意”的投放点,直到“弹尽粮绝”方才收工。此时,男孩们的袖口、袋口已经不是原本的颜色,他们全然不顾,投入到另一个游戏中。

比如,掷硬币。回家拿来自己的零钱,都是1分、2分和5分的硬币,因为家庭条件不同,每人拥有的数量不等。一般一个回合用等额的硬币,倘若自愿使用高额,也可以。两人一组,站在画好的线外,先猜拳,输的人先来。选个刁钻的角度,用力将硬币掷向墙壁,硬币触壁改变方向飞出,有时直接落地,有时在地面滚一段距离才停。第二个人根据硬币的落点,自行把握好角度和力道,将硬币掷向墙壁,反弹,落定。倘若离第一个硬币在手指可丈量的距离之内,就算第二个人赢,这枚硬币便归他了。否则,重新开始。若是三人甚至更多的人一组,那就是离第一个硬币最近的人赢。这时候就显出手大的好处来,大拇指和中指尽量拉伸到极限,有时努力一下,还真够得着。

大年初二开始走亲戚。照例先去外婆家,女婿给丈母娘拜年嘛,接着再一家一家地跑。爸爸兄弟姐妹6个,妈妈兄弟姐妹7个,互相跑下来,有时到正月十五还在拜年。就算那时物质条件并不丰富,每家也会拿出最好的菜肴招待亲友,孩子们逮着机会猛吃,等开学的时候,一个个小脸红润润。记得每年去大姑家,桌上必定有一盘肉脯。宣布开饭后,大人顾忌形象,优雅地夹一小块。小孩们早就等不及了,站起身,嘴里塞进一块,筷子再夹一块,被家长狠狠瞪一眼,屁股才不甘不愿地落到座位上。

现在带儿子出去吃饭,中餐有粤、川、鲁、湘诸多菜系,还有法餐、日料、泰式等眼花缭乱,到底吃哪个,每次都纠结不已,选择太多,也麻烦。

闺蜜白了我一眼,“你呀,就是杞人忧天。他们穿轻薄羽绒服,看贺岁大片,玩的游戏五花八门,国内国外都飞好几回了,生活不要太精彩,怎么会羡慕我们呢?”

南京人对芦蒿的喜好并不在赣人之下,早在明朝年间就已经声名远播。相传朱元璋在南京称帝之后,规定江南各州县每年清明节都得将芦蒿当作“贡品”进贡到南京。今天的南京百姓一年四季都爱吃芦蒿,隆冬时节卖家从气候温和的南方进货并不奇怪,现在有了大棚技术当然方便了。此菜各地叫法不一,还有叫白蒿、水蒿、柳蒿、泥蒿的,南京人干脆统称“蒿子”。南京人吃芦蒿,或清炒,或与其他食材一起炒,如香干、肉丝、咸肉等,而最常见的莫过于芦蒿炒臭干了。前些年,我的一位少小离家七十多载的表舅从大洋彼岸归来省亲,在为他接风的家宴上吃到了芦蒿炒臭干特别激动,老人家边吃边喃喃自语:“到家了,到家了,真的到家了!”彼时,我想起一位作家所言“南京人对芦蒿的喜好是浸在骨子里的”,而芦蒿和臭干的搭配则是最经典、最传统的吃法。

芦蒿炒臭干的炒制并不复杂,选用质地较硬的小块臭干切成条,将少许生姜切成碎末。芦蒿去掉叶子和尾部老茎后,再用手折成小段(或用刀切),并用盐水稍作浸泡,以防止氧化变黑。锅中倒入菜油,油温五成热放入生姜碎末炒片刻,放入臭干条煎至微微发焦,再倒入芦蒿段,撒上少许红椒丝,用大火不停翻炒,使各种食材香味融合,放入适量调料,即可出锅装盘。翡翠色与灰灰辉映且大红点缀其间,色彩艳丽、油光水滑的时蔬便可上桌。趁热夹上几筷送入口中,芦蒿的清香与臭干的臭香交织并与味蕾邂逅,令人食欲大开,欲罢不能。再说得诗意些,品味这道菜肴,外脆里糯,甜香无渣,满嘴生津,让你依稀感受到春的气息,甚至眼前晃动着水边那丛新绿,恰似作家汪曾祺形容的那样“食时如坐在河边闻到新涨的春水的气味”。

乙巳新春的脚步越来越近了,我仿佛在氤氲的烟火气中闻到了南京人隆重的年夜饭的味道。那万家灯火的团圆餐上,那琳琅满目的大碗小盆里,“最南京”的必然是古法腌制的咸货,精挑细炒的什锦菜和唇齿生香、回味悠长的芦蒿炒臭干。

老人与猫

小区门口东侧,有一小块草坪,草坪中心横卧一褐色景观石,一只黝黑的猫猫端坐在石头顶处,一身纯黑色皮毛,桀骜不驯的眼神,威风凛凛,颇有王者气度。几只或黄或白或有花斑纹的猫,以石头为圆心蹲守,散乱、不规则,带着某种平常慵懒的自然。也可能,在这混乱中,隐藏着它们默认的序列,彼此寻求安慰和依靠。

早晨7点多,不足三米宽的小区大门处,行人、电动车、自行车、小汽车……从小区的各个角落,如澎湃激越的河流奔涌而来,上班、上学、买菜……间或有外卖小哥带着刚出炉的、散发着热气的早点,猫着腰从人缝中穿梭,火急火燎地奔忙。

几米之外,猫们依旧波澜不惊,似乎早已熟稔这种热闹的日常生活。黑猫,更有老僧入定的气度,持重、沉静,悠闲地用猫爪清理面部。一只淘气的黄猫,躺在道路的中间,车辆不得不停止前进,为这只“葛优躺”的猫。行人停下匆匆的脚步,把它推开。没有一丝的惶恐,它靠着惯性,优雅地闪到一旁,转过身来,伸出粉色的舌头上下翻卷,舔舔自己毛茸茸的嘴唇,以此证明自己的温柔妩媚。

黄昏,是猫群出现的另一个时间渡口,有更多的猫出现在石头附近,盯着进出口归来的人潮,间或发出一两声无厘头的呼唤,呜咽的声音里,有让人心疼的柔软和委屈。它们看上去似乎有一丝疲惫,耷拉着耳朵,眼神不再波光流转。从不同的楼宇,走出几位老人,他们向草坪聚拢而来,带来些小鱼干、火腿肠,还有拌着鱼汤的米饭。猫食直接搁在石头上,讲究的人,携来一只白瓷盘,食物置于盘中。

这些老人,有的是来城里帮儿女带孙子孙女,有的陪伴闺中待嫁的女儿……他们是小区里勤劳而忠实的住户,长情的陪伴,以年计算。他们每天独自走的最熟悉的路、最远的路、休闲一刻的路,是抵达小区门口的路。小区外宽阔的大路,耸入云霄的高楼,让他们惶恐。他们在此等候自己孩子的归来,也来照料这群流浪的猫。

猫们吃得欢快,嘴里发出呜呜的声音。有点狂欢,有点撒娇,有点感激。几只吃饱喝足的猫,围着饭碗,展开了一场战斗。低吼呜咽,瞳孔放大,爪子已伸出,身体朝着后方使劲,做出随时猛扑过来的姿势。不知道哪个老人一声断喝,摀住了那只顽皮的猫,战斗平息。猫失去威风,转瞬又以娇媚缠绵的姿态,趴在石头边继续吃喝。

相聚的老人,一边盯着猫,一边操着各自的方言,靠着神情和手势,了解彼此。他们时而大声,时而低语,时而欢笑,时而沉默,仿佛是故交。他们的故土、村庄似乎就在猫群周围,在这宁静的黄昏的草坪之上。他们的心,飞到了各自遥远的村落。

猫们吃饱喝足,从石头上下来,抬起眼帘,有了小小的满足,朝着老人柔声叫唤,当作是对老人的回报,也是对下一次美食的期待。围墙角落里,有大大小小新购置的猫窝。老人们给这些小窝铺上旧棉袄,甚至还有叮咚作响的玩具。暖和的小窝,足够抵挡风雨和即将到来的严寒。有时,一个猫窝里住上两只流浪猫,它们已经知道了和平共处,方能生存。

猫群已散去,这些陌生而熟悉的老人,依旧站立在原地,用他们朴素的语言,继续着一个接一个的话题……他们的对话充满着热切,说到动情处,有人会掏出一张面巾纸,擦拭眼角的水渍。

天,已经完全暗下来。老人们跟随着归来的孩子,也陆续离去。一扇又一扇的窗户,次第点亮,折射出奔忙、疼痛、思念、悲欢……

□南京关立蓉

人间至味是团圆

前几日,听闻建湖年逾八旬的老画家陆嘉禾最新创作了一幅名为《归鸿图》的中国传统水墨画,我第一时间到陆老家中一睹为快。

陆嘉禾,是书画大师钱松喙的关门弟子。他的画作多取材家乡寻常风物,颇有苏北水乡韵味,思想性与艺术性俱佳,享誉画坛。

细看这幅《归鸿图》,以水乡常见的草木水鸟入画,画作右上方还题有陆老自己创作的一首小诗,整幅画格调淡雅、意境深远。“家乡的鸿雁翘首盼望远方的鸿雁早点归来团聚,画了一轮圆月,表达了盼望海峡两岸同胞早点团圆的心愿。”陆老先生向我介绍道。

欣赏着眼前的这幅画,我的思绪不由得回到了多年前,那时我还在读初中。那年,我在台湾的叔祖父第一次回祖国大陆探亲,回到家乡江苏建湖,在庆丰镇老家爷爷的墓碑前,他扑通一声长跪不起,泪流满面,情难自抑:“哥哥,我终于能回家看你了……”那场景,令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。

我的叔祖父吴树立,1949年赴台,曾任台北、台中、高雄地方学院院长、台南高院院长。那次,我们和台湾的亲人团聚,一家人有说有笑,把酒言欢,其乐融融。相聚的时光无比幸福,叔祖父在家宴上仿佛有说不完的话,大家一起忆往事唠家常话团圆。叔祖父说:“海峡阻隔不断两岸同胞的血脉亲情。”

那些天,父亲带着叔祖父旧地重游了许多地方,拜访了许多亲朋好友。临走时,叔祖父表示,他不光本人要常回家走走看看,以后有机会还会带台湾的朋友一起回来,一同感受祖国和家乡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。

人间至味是团圆。

□建湖吴曦